

#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13

天河花鼓

正嫁病榕凡簫蓮苦香相包牆会容  
蒙改酒背撇香菜蓮荷花田真  
呂吵診补思双秦招打瞧綉站桑描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第十三集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十三)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华書店发行  
湖北省地方国营新生印刷厂印刷

\*  
 $850 \times 1168$ 開  $\frac{1}{32} \cdot 7\frac{1}{8}$ 印張·183,000字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650  
統一書號: 10106·397  
定 價: (9) 3.75元

##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屬於皮黃系統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調；有屬於花鼓系統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黃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屬於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灯戏等。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遗产，决定陸續搜集、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

“丛刊”所收剧本，主要的是原本。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并視必要，邀請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对于經過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将選擇收入。

我們愿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

## 目 录

呂蒙正	艾春芳述录	1
	張守山、李茂盛校訂	
吵改嫁	劉興祥述錄 代宗整理	33
診酒病	潛江天沔花鼓劇團錄本 魏澤斌、李茂盛校訂	43
补背褡	沈山述錄 代宗整理	61
思凡	蕭作君述錄	71
双撇笄	鄒大陔、王采鳳述錄 曾養正整理	77
秦香蓮	黃楚香 蕭作君述錄 代宗整理	89
招茱萸	魏澤斌、陳堯山整理	135
打蓮香	陳堯山述錄 代宗整理	145
瞧相	張守山述錄 代宗整理	153
綉荷包	沈山、劉興祥述錄	165
站花牆	李茂盛述錄 趙德興、王福興校訂	177
桑田會	黃楚香述錄	199
描真容	黃楚香、胡順心述錄	213

呂蒙正  
艾春芳述录  
張守山、李茂盛校訂

劇情：呂蒙正得到了劉玉蘭投擲的彩球，前去認親，被劉父趕了出來。劉玉蘭聽說，即離開相府來找呂蒙正。恰好兩人在途中會見了，相携回到寒窑。正当腊月二十四日，呂蒙正賒回了一個猪头，祭奠灶前，历数貧富不平的怪現象。不一会，屠戶見他沒有付款，把剛剛燙熟的一個猪头又提走了。夫妻二人因为百无一有，嗟叹終宵。呂无法想，仍然提起討飯籃子，到木兰山赶齋。这时劉母差人冒雪送来柴米，劉即為呂預備粥食。呂在赶齋失望之后，轉回寒窑，見窑前雪地有足迹，疑劉不貞；进窑見有粥食，懷疑更大。經劉說明原委，才釋誤會。

人物：呂蒙正（小生）、劉玉蘭（青衣）、和 尚（丑）、丫 环  
（花旦）、院 子（小丑）、老 院（末）、屠 戶（丑）、門 斗（外）。

## 第一場 路会

〔呂蒙正上。〕

呂蒙正：（引）貧窮低头走路，見親朋兩臉含羞。（坐詩）

穷莫失志富莫夸，哪有長貧久富家！

耐去堂前長青草，運轉鐵樹也開花。

卑人、呂蒙正。不幸爹娘早亡，家中貧困。一十六歲身入養門。耳听人言，劉相府二月二日拋球招親，是我前去接了五色彩球一個，去到劉相府認親。可恨老狗，見我貧窮，不肯認我這門親眷。今日打坐寒窯，思想起來，好不悲伤人也！

（唱高腔）

心中只把劉琳恨，

恨老狗做的事滅却人偷。

我明明是他亲女婿，把我當着陌路人。

我有凭有証老狗不認，

你不該叫家院趕我出門。

世間上人人都象你，哪有穷人娶的亲！

人人都想為官宦，誰做耕田种地人！

我有朝一日大运进，要与老狗把眼清。

我坐在寒窯心納悶，要到四乡去走一程。

竹杆篋籃來拿定，低头急忙出窯門。

一路行走心暗忖，想起了前朝几輩古人。

甘罗运早太公迟，石崇豪富范端貧。

彭祖寿高顏回短，祿命早定在五行。

来至在三岔路身坐定，观看古書散精神。

〔刘玉兰上。〕

刘玉兰：（唱）

泪汪汪哭出相府門，何年何月轉回程。  
心中只把爹爹恨，不該做嫌貧愛富人。  
我夫捧球相府进，不該将他赶出門。  
世間上人人都象父，哪有穷人得娶亲？  
在府堂与爹爹打賭为定，  
找不着我夫不甘心。  
行几步来至在三岔路徑，  
見了乞哥問分明。

乞哥請了！

呂蒙正：請了。敢是迷失路徑？

刘玉兰：并非迷失路徑，是前来找名問姓的。

呂蒙正：小姐問的哪一家？

刘玉兰：有一求乞的呂蒙正，你可知道？

呂蒙正：你問他何來？

刘玉兰：我是他妻刘玉兰，前来找尋于他。

呂蒙正：（背介）喂呀！不料小姐她也找到此地。你問的呂蒙正，不才就是卑人。

刘玉兰：胆大的花郎！冒充我夫，你有何物为証？

呂蒙正：我有五色彩球为証。

刘玉兰：我却不信！

呂蒙正：待我取来一觀。

呂蒙正：（見球同叫）小姐！相公！罢了。

〔刘玉兰将呂蒙正一抱，呂怕是搶球，將球往怀里一塞。〕

刘玉兰：（唱倒板）

見彩球不由人珠泪滾滾。

刘玉兰：（叫）相公！罢了。

刘玉兰：（唱）

好一似刀割肉乱箭穿心。

只說夫妻不能会，誰知路旁又团圆！

夫妻們今天会一面，好比枯木又逢春。

呂蒙正：（唱）

小姐做事心痴迷，你苦找卑人有何益？

你是相府千金体，我是一个求乞人。

白玉怎配得硯脆石，黃銅焉能伴得金！

我比烏鵲小姐比鳳，

我烏鵲怎入你凤凰群。

刘玉兰：（唱）

相公把話錯出唇，講什么富來道什么貧。

富貴也是父母養，難道說貧窮不是娘生。

說什么烏鵲道什么鳳，烏鵲入得凤凰群。

別的事情我不問，

夫妻們今夜晚剗何处安身？

呂蒙正：（唱）

小姐一言間出唇，問得蒙正似啞人。

竹杆篾籃忙拿定，一桩一件叙你聽：

哪個是我安身处，哪個是我骨肉親。

白天四鄉去乞討，夜來寒窯安其身。

正行舉目來覩定，寒窯就在面前呈。

小姐且把寒窯進，

我還要到大街去走一程。

〔呂蒙正出繡介下；劉玉蘭送出窯外。〕

刘玉兰：（唱）

相公他往大街進，不由玉蘭好傷心。

望不見相公寒窑进，等候相公轉窑門。(下)

〔老院上。〕

老 院：(唱)

在府中領过了夫人命，打探小姐信和音。

将身且把大街进，見了列位問一声。

列位請了！

〔內白：“請了。何事？”〕

老 院：可知求乞的呂蒙正？

〔內白：“寒窑受苦。”〕

老 院：有勞了！(唱)

有勞列位來指引，回府說與夫人聽。(下)

## 第二場 燕灶

〔呂蒙正上。〕

呂蒙正：(唱)

今天腊月二十四，

一家家过小年送神上天。

在大街我賒来一猪首，

提回寒窑祭奠司命。

低头且把寒窑进，冷火无烟好伤心。

半头灰磚当桌案，几匹树叶做紙錢。

一碗凉水做敬酒，三根稻草当香烟。

司命爺駕祥光半空候等，

弟子有辞穷表帶上天庭。

先怨天来后怨地，我怨天恨地不公平。

未必說我穷的穷到老，

難道說他富的富一生。

正大光明四个字，老天你为何两样看承？

秦始皇他无道就无天眼，

有伯夷和叔齐首阳归天。  
孔夫子他也在陈蔡受贬，  
关圣君围困在土山坡前。  
有等人住大厦还嫌窄局，  
吕蒙正住寒窑眼望青天。  
有等人穿重裘还嫌寒冷，  
可叹我这破蓝衫也过九天。  
有等人吃肉鱼还嫌味短，  
可叹我四日八顿不周全。  
有等人骑马走还嫌路远，  
为什么贫穷人反把马牵。  
见许多痴哑汉有妻有妾，  
为什么那美男子孤枕独眠。  
还有等懒惰人身穿绸缎，  
为什么勤纺织缺少衣穿。  
也有那八十岁还嫌寿短，  
为什么小孩童命不周全。  
有等人胡说乱道鳌头占，  
我满腹的文章不中也是枉然。  
有等人把诗书当作皇经看，  
我半生已被它坑了多年。  
我吕蒙正亦未做抓瞎入眼，  
为什么夫妻们有苦无甜。  
苦得我三、五天油盐不见，  
苦得我五、七天灶内无烟。  
苦得我祖坟台纸无一点，  
苦得我三代宗祖缺少香烟。  
我吕蒙正愿把十年寿短；（伤心介）  
不愿在世间苦半天。

司命爷回往灵霄殿，玉帝面前进美言。

我若是到明春熬头独占，

杀猪宰羊谢上天。

我若是到明年熬头不占，

想我还愿难上滩。

腊月二十四许下愿，不知明年还不还。

辞穷表做完了用火焚点，

昏昏沉沉卧窑前。

〔屠户上。〕

屠 户：（念）屠户本姓邱，下乡把账收。

初一杀个猪，一年卖到头。

我乃邱屠户。今天无事，把几笔残账清一清。罗世桐该一斤肉钱，把了的，我来圈了它。清来清去，看出一笔大账来了。吕蒙正今天赊了一个猪头未把钱，我不免到他的寒窑走走。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寒窑。吕相公开门！待我进去。你看！他还在睡。吕相公醒来！

吕蒙正：（双手擦眼）我道是谁？原来是屠户大哥。你到此何事？

屠 户：我来看你、瞧你？还不是为的那个猪首钱来的。

吕蒙正：猪首吗？我言过了的。

屠 户：你言过什么？

吕蒙正：我到大街讨来小钱换了大钱，改日送过府去。

屠 户：去你的！今天是几时？

吕蒙正：今天腊月二十四日。

屠 户：是呀！今天二十四。常言道：二十五六七，推墙去了壁。

我还等到正月初一来对你拜跑年？

吕蒙正：那也安之不上。

屠 户：你也晓得安之不上。你的猪首在哪里？

吕蒙正：在沙罐里面，熬好了。

〔屠户拿起猪首就走。〕

呂蒙正：屠戶大哥轉來！我與你商量。

屠 戶：去你的！張良，還只怕韓信。沒得錢，莫想吃我的豬首。

这是有錢人吃的。你望倒我不認得，給你兩嘴巴。我提回去  
談年咧！（下）

呂蒙正：哎呀！我把你這狠心的屠戶呀！（唱）

屠戶做事太無情，

我熬熟的豬首你提出門。

人家有年我無年，熬熟的豬首要現錢。

有朝一日大運進，要與屠戶把賬清。

悶懨懨我只得寒窑坐定，

這一口惡氣怎能平！

〔劉玉蘭上。〕

劉玉蘭：（唱）

正在後窑悶沉沉，耳聽前窑放悲聲。

將身且把前窑進。

呂蒙正：可惱！

劉玉蘭：（唱）

聽得相公發恨聲。

開言我把相公問：你今發怒為何情？

呂蒙正：（唱）

小姐有所不知情，一桩一件說你聽：

今天腊月二十四，家家戶戶過小年。

我也曾賒回了一豬首，提回寒窑敬司命。

心中只把屠戶恨，我熬熟的豬首他提出門。

劉玉蘭：（唱）

聽得相公說一声，大罵屠戶不是人。

未必說窮的窮到老，難道說富的富一生。

相公在寒窑心納悶，

我还要用好言勸解他人。

相公不必心煩悶，妻有言來你听分明：  
有朝一日大运进，朝朝每日当过年。

呂蒙正：（唱）

好一个相府女千金，她将好言劝卑人。  
我有朝一日大运进，朝朝每日当过年。  
手带小姐出窑观看，只見紅日落西山。  
夫妻且把寒窑进，  
今夜晚夫妻們在草內安眠。（同下）

### 第三場 叹五更

〔呂蒙正、劉玉蘭上，起初更。〕

呂蒙正：（唱）

听誰樓打罢初更靜，推醒小姐說分明：  
等到了天明亮送你回轉，  
把你我寒窑苦對父言穿。  
倘若是你爹爹回心意轉，  
多挪点柴和米夫妻度关。  
倘若是你爹爹不回心意轉，  
你就在相府不回还。  
等只等呂蒙正鰲头独占，  
那时节来接小姐我們夫妻团圆。

〔起二更。〕

劉玉蘭：（唱）

誰樓打罢二更轉，推醒相公叙根源：  
講什么天明亮送我回轉，  
講什么苦楚事對父說穿。  
我也會出相府盟下誓願，  
夫不做官妻不回还。  
倘若是你今生鰲头不占，

縱餓死在寒窑也不沾相府邊。

〔起三更。〕

呂蒙正：（寒冷介）（唱）

听譙樓打罢三更靜，天降寒霜好惊人。

用手擦开冻餓眼，（冷得打磕碰）

只見小姐草內眠。

紅絨錦被夫妻无份，這一捆稻草怎安身！

我蒙正受苦是應份，苦了小姐女子金。（与玉兰蓋草）

〔起四更。〕

劉玉蘭：（唱）

听譙樓打罢四更靜，天降严霜好惊人。

用手擦开愁眉眼，（寒冷介）

只見相公在草內眠。

紅絨錦被夫妻无份，這一捆稻草怎安身！

我玉兰受苦是應份，苦了相公讀書人。（与蒙正蓋草）

〔起五更。〕

呂蒙正：（唱）

譙樓打罢五更尽，（听见雀叫）

鵲鳥噪林天已明。

进前打开窑門看。（开门看，天又变了）

哎呀！天哪！（唱）

烏云沉沉又变了天。（进窑推玉兰）

忙将小姐来推醒，卑人有言向你說明：

窑內柴米无一点，夫妻在寒窑怎过九天！

我有意到木兰把斋赶，不知小姐有何言？

劉玉蘭：（唱）

听得相公說一声，妻有言来向你明：

餓死不吃猫儿飯，冻死不向佛前灯。

夫妻宁可冻餓死，不做低三下四人。

呂蒙正：（唱）

小姐把話錯出唇，有几輩古人向你明：  
昔日孔子遭圍困，穆公遇七十逃滕人。  
伍子胥吹簫吳國進，詩書末路古自今。  
雖說四鄉來乞討，滿腹的文章比人能。  
你快快與我搖錢樹，急忙準備聚寶盆。

劉玉蘭：（唱）

听得相公說一声，倒叫我里黑外不明。  
什么是夫搖錢樹，什么是夫聚寶盆。  
夫妻有了二件寶，只受榮華不受貧。

呂蒙正：（唱）

你枉在相府為千金，兩句淡話解不明。  
竹竿是我搖錢樹，牙瓢是我聚寶盆。  
我走到東家討一碗，走在西家供一餐。  
我多走几家積積攢，拿回寒窑度飢寒。  
你快快與我二件寶，我早去木蘭趕齋還。

劉玉蘭：（唱）

相公把話來說明，不由玉蘭好傷心。  
竹竿篋籃忙拿定，付與相公手中存。  
我送相公出窓外。

呂蒙正：（唱）

我勸娘子免悲哀。

劉玉蘭：（唱）

相公木蘭把齋趕。

呂蒙正：（唱）

天色一晚我回來。（下）

劉玉蘭：（唱）

一見相公木蘭進，不由玉蘭挂在心。  
望不見相公寒窑進，等候相公轉窓門。

〔丫环、院子背米拿衣上。〕

丫 环：（唱）

相府領了夫人命，差我們丫环院子两个人。

院 子：（唱）

夫人在府喜欢你，你拿衣衫我背米。

二人去到寒窑里，小姐弄些肉魚吃。

丫 环：（唱）

院哥說話少道理，寒窑哪有肉魚吃！

院 子：（唱）

虽然无有肉魚吃，两个鷄蛋是有的。

丫 环：（唱）

院哥好比一箇苦，每日朝朝扎馬草。

馬草扎得不均匀，皮鞭打断你的脊梁筋。

院 子：（唱）

丫环本是一婆娘，长得不短又不长。

有朝一日婆家往，恭喜你儿女成行。

不覺走来不覺行。

丫 环：（唱）

寒窑就在面前呈。

院 子：（唱）

来在窑外身站定。

丫 环：（唱）

打一打雪儿进窑门。

好大的雪！

院 子：象你屙的血。

丫 环：是你吐的血。

院 子：你跟我打！

丫 环：你車过去！（打雪介）